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殉節二

唐周迪妻不知姓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饑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

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析矣迪裹餘體歸瘞之

宋東安縣民丁國兵妻建炎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掠人為糧國兵及妻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

王袞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袞監上高酒稅金兵至袞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袞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劉掠劉氏趙宛轉解縛并解袞謂袞曰君

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衰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衰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塟衰後仕至孝順監鎮

元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喇布哈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于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

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

謹按此皆婦人以死全夫者周迪妻濟夫之饑丁國兵妻存夫之祀王袤妻解夫之縛李仲義妻代夫之烹或以智給或以勇決或以情祈其夫皆瀕死而獲免夫男子當患難之際往往不暇內顧乃諸婦視其夫重於泰山視其身輕於鴻毛豈非婦節之尤烈者哉

漢趙萬妻宕渠人名娥避黃巾寇走萬足疾不能行娥

扶之行萬為賊所殺賊欲污娥以刃廹之娥聳身受刃貫心達背而死

金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欒氏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犬彘所污也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元章雍妻蕭氏沂州人元末兵亂雍被虜蕭呼雍曰今死君前義不受辱賊俱殺之詔贈蘭陵縣君

陳氏光澤危萱妻至正末寇陷杉關驅掠鄉民男女陳氏與萱俱被執賊索金帛不愜其欲萱被害將陳氏去陳氏罵不從亦被害

李哥覇州娼女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輒泣不肯學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從我好否則有死已爾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往亦相戒毋戲狎哥疑立筵前酒行歛𮥯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

哥從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嚕噶齊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闖卧内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汚吾刃矣慚怒而回明日知州聞之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眞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冦夫婦被執見哥姸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賊求生冦并殺之

明劉氏上饒汪芳妻芳病瘋瘵謀更遣之劉泣曰夫貧

且疾妾命也敢不以死從傭紡績以給朝夕正德庚午桃源賊至劉護芳不忍去賊欲辱之不從斬芳首以脅之劉罵聲益厲遂遇害

謹按此節婦之與夫俱死者當世擾攘其夫多無辜遇害蓋殺運使然而鋒刃所及往往戕男子而免婦人使稍惜軀命何難苟免乎乃諸婦或聳身受刃或以頭觸賊或願死夫前或罵賊不絶皆大節皎然其夫之名竟附烈婦以不朽至覇之李氏脫倡門之污

作宦室之耦拒暴令於前抗巨寇於後尤可異焉嗟夫明於禮義婦之卑賤者終以節烈稱昧於禮義士之尊顯者恒爲威武屈人亦貴自立而已

漢僰道張騏妻黄氏女名帛真因乘船過江覆没帛真求屍不得於溺所仰天而嘆遂自沉積十四日乃抱夫屍出於灘下

元史五妻徐氏定遠人五爲義兵百夫長至正十年暴兵至五戰死徐氏求夫於積屍中莫能識以口吮血辨

驗得之載歸治大棺以殮乃沐浴自經死

明袁氏龍安人嚴庸妻舅姑疾侍湯藥盡孝永樂間庸補州學生因歸省墜興文棧道溺死袁氏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大哭亦投水死兩月不得屍後漁人於沙回頭得二屍同處人以為節義所感事聞旌為貞烈

謹按長江棧道皆巨浸也以孱然女子既死之魄而求夫屍於淼茫之鄉豈可得哉乃黃氏積十四日抱夫屍以出袁氏閱兩月與夫屍同處一念激烈江河

不足為㢈至徐氏吮血辨驗而得夫屍尤事與理之最異者昔漢東海孝婦被寃三年不雨精誠所感天不以婦女而遺之則三婦之事固不足怪矣

宋榮氏𪟝女第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頴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欲污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元叚氏史究妻餘干人紅巾亂其僮欲犯之殺一女罵不從又殺一男罵不從竟死焉

明危氏貴溪閒一貫妻正德間桃源賊剽掠危度難免謂夫曰禍迫矣夫全老祖我負二子且逃後為賊所執出首飾祈免賊取之復逼以去危罵曰吾儒家婦豈為狗彘從也賊殺其幼子脅之奮罵愈厲遂遇害事聞旌表

李氏廣昌人適於黄氏正德辛未流賊破縣李出走牛

鼻嚙賊執欲污之罵曰我儒家婦不幸被汝執欲殺即殺豈從汝耶賊復持其子以刼之李亦不顧仆地求死賊遂刃之

謹按婦人之於子女其顧惜係戀有甚於丈夫者乃諸婦遇賊或殺其子女以脅之或持其子女以刼之皆殺然不顧此非忍於至情葢明大義耳義之所激有不顧子女之婦人情之所誤有全軀保妻子之男子慕志節者亦於情與義之間致其辨可也

隋趙元楷妻崔氏清河人甚有禮度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覔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唐符鳳妻字玉英姿貌殊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又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於海

宋龔自立妻張氏樂昌人嘉定中寇至夫妻攜負二稚子竄匿為賊所得脅以行張與夫訣曰妻死無憾所憐者二子幸善撫之中道紿賊曰吾渴欲飲可暫假我縛賊從之遂投江中邑人立祠祀之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永年與其姊及何氏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為兵所得將縶其姊及何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乃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於河其姊繼之

元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歷初西兵掠河南朱氏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

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躍身赴井死

潘氏名妙圓山陰人徐允讓妻元末兵變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山谷間遇寇斫安傷頸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舍安殺讓將辱潘氏潘紿曰吾從必矣若能焚吾夫則吾無憾焉寇為聚薪焚其夫火方烈赴火死安始獲免洪武中旌表

謹按貞婦遇賊得死為幸然為所拘縶投死不得寡

難敵衆弱不勝強苟心清而身辱九泉遺恨多矣乃諸婦紿賊術非一端皆得潔身而死蓋以智而成其節者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言男子而智足以立事婦人而智足以致敗也若諸婦之智亦何可少哉

元李氏光澤人成一元妻至正末江西冦陷光澤邑民依烏君山之玉隆宮以居鄰賊乘機入山剽掠李氏被執驅迫以前行經龍牀石崖深壑李氏力曳所縛繩與賊俱投崖死

佘氏順昌人年十六父從周許妻黃壽明年將樂土豪伍馬榮者欲強娶之佘氏告父曰既受黃聘即黃婦也吾寧死不失節父以其辭辭之又明年歸黃黃迎之土豪遣百奴俟於道殺黃而奪佘氏佘氏紿其奴還乃扶黃柩歸白於官土豪坐誅遂卜地葬其夫自殺以從時致和已巳歲也

明鄧氏泰寧人適李祥正統中避寇為所執欲犯之紿曰吾從汝須就崖穴隱僻處及崖間奮投下與賊俱死

謹按寇賊之輩豪強之徒戕貞女害潔婦未嘗無明死王章陰罹天譴者然烈魄先逝不得見其滅亡令人歎恨不已乃李氏鄧氏奮身投崖併賊俱死余氏白冤於官土豪坐誅然後就死豈非節烈中快事乎夫生為女子力之弱非能敵寇賊也勢之孤非能制強豪也而三婦得遂其志蓋烈性所激則弱者不弱而孤者不孤矣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惟勇足以赴義亦惟義足以生勇耳

唐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强娶之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宋廖氏沙縣人性慧解歌舞紹定三年為賊所掠命之歌舞廖罵曰我恨不磔汝寧肯悅汝耶賊怒殺之時賊

欲窺城廓有娠賊剖其腹觀男女以卜進退得女遂引
去

元劉氏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適同郡曹泰時
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賊奄至大掠見劉氏居羣
人中特妍整持刀驅之行劉氏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
已不從賊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以錦繡
衣服被其身劉氏裂碎之強擁上馬墮地者數回賊怒
縋其項就馬上曳之劉氏以手據地以頭觸石流血罵

不絕口遂遇害

南宋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黄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陳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閤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謹按管絃歌舞女子習之則易流金玉錦繡女子悅之則易惑乃魏氏斬指廖氏剔腹劉氏以手據地以頭觸石陳氏可歸而不歸未嘗漸於所習而動於所悅則女之污潔亦存乎立志而已

宋王氏利州路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離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

僕五人咸及於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得毋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瘞城外江上為雙塚以表之

元丁氏名月娥西域人歸蕪湖葛家已而南北兵起僦居郡中無何沔寇奄至城失守月娥慨然曰吾簪纓家女何忍見此即抱所生女赴水死婢媵凡九人皆爭入

水無後者

吕氏陵州人久嫠居寓弟彦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彦能與家人謀所往吕氏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為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彦能妻劉氏語彦能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玆不幸遭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入井一門死者七人

布延巴哈妻阿嚕章蒙古人明兵至山東巴哈死阿嚕

章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夫人今事至此惟有死而已巴哈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井已塡塞阿嚕章遂抱子投舍北井女及妾孫女皆隨溺焉

宋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婦孫男女妾十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氏太原人適王復謙至正間賊陷太原齊氏與蕭呂二婦及二女避難趙莊賊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曰清白豈可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得死為幸呂曰吾左丞孫也義不受辱及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崖下死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將軍所執迫脅之媛曰吾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

於地下耳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朱氏黄仲起妻杭州人至正中張士誠冦杭州其女臨安奴先别母求死俄賊驅諸婦至其家具令朱氏母子看守朱氏懼受辱與女及妾馮氏俱縊死仲起嫂蔡氏抱幼子元童與乳母皆自縊

李宏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宏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宏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

三歲而宏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二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薫裳自縊於柩側

固始五節婦高希鳳妻劉氏希鳳在遼東與劉俱被掠希鳳死劉罵不絶口被殺仲弟葉師奴妻李氏早寡携子姬避亂高麗明初復挈家歸守夫墓誓不再適季弟巴延巴哈妻郭氏巴延為納呐克所殺郭自縊死從子達寶丁妻金氏寶丁為父仇誣陷死金氏與姑邢氏義

不受辱俱自縊事聞詔旌之

周氏撫州陳忠妻正德七年盜起忠率族人與戰不勝潰走周被執自投於沼其伯母王氏楊氏嬸張氏饒氏王氏女金玉俱溺水後皆旌表

謹按此皆死節婦女一家二三人至十餘人者夫安樂之事易共趨避之念難齊乃諸婦慷慨捐軀爭死恐後大率分之尊者倡之分之卑者隨之下至婢妾之類莫不觀感奮發何節義之聚於一門也考其所

遇類多死寇死兵夫干戈之所加雖勇必屈而諸婦

屹不為動不亦難乎惜其母氏或傳或不傳要之貞

性正氣長存於天地間矣

宋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

欲與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

可他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

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墳曰烈女之墓賜酒帛

令郡縣致奠

金氏高淳人少寡居貧其里有惡少欲汚之持刃逼脅
金曰決無從汝之理可即殺我遂見害有司以事聞表
其鄉曰節婦里

明陳氏名真黄巖程有德妻洪武間以軍生至京鎮撫
陸林見陳美欲汚之不從百方脅之陳愈嚴厲遂被歐
死夫訴於朝林以罪誅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中蘇友經作亂萬為官軍
所獲獻於衛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號泣投

衣於火諸怒以刃試之萬唾罵不輟就死於南門外

程烈婦婺源人已適人歸寧里有强暴欲私其母女大罵强暴怒甚毆殺之復以危言懼其母令勿洩時郡廳前夜有聞悲號如怨訴者太守孫遇疑之未幾御史行郡詢其畧令遇鞫治强暴伏罪乃為文以祭之

謹按召南行露之詩强暴之人欲强娶貞女然不過巧致之訟獄蓋猶知有王法也迨乎末世遂有恃威力挾鋒刃以凌守志之婦者堅拒不從輙加戕害豈

非化衰俗敝使然與宋張氏金氏明陳氏萬氏程氏皆為強暴所殺或朝旌其烈或官雪其寃足為貞魂吐氣又或氷心鐵骨並存於紀傳然千古不朽則一也靡然女子扶已衰之化振久敝之俗是可以傳矣

宋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淩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金烏庫哩氏巴祥之妹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之妻也

巴祥在朝貴中聲譽籍甚呼圖克們死王事元帥崔立之
變烏庫哩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
吾夫乎即縊死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舅姑既歿兄師逵與夫姪窺
其財產乃偽立姝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
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事聞詔祭其墓賜謚曰節

元郭氏台州人千夫長李某部卒妻也李見郭氏有令
姿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盜出沒李分兵往戍卒遂

在行既而日至卒家調之郭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告一日李過卒門邀入具茗轉身持刀出李幸脫走訴縣捕卒問擬死罪桎梏囹圄郭氏躬餽食於夫閉戶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一獄卒葉姓者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卒日飲食之情若兄弟遂謀之於卒欲以為妻卒喜諾郭氏曰汝之死以我色我不能二適以求生既歸持幼子女二人痛泣遂携出市召人與之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具酒饌携

至獄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擐押獄多矣可用此荅之又有錢若干可自收給我往一富家執作餬口恐旬日不及看君也垂淚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見者報縣為具棺殮瘞所死之側山下上司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至正六年朝廷遣使廉得其事原卒釋之

陳九淵妻袁氏分宜人元季兵亂邑萬户王同者聞袁美姿容殺其夫欲娶之袁曰夫為我死我當以死報遂

自刎

明程氏衢州淄仲岳妻永樂間仲岳戍遼東解戍者見程色戲之程怒解戍者遂以軍政當僉妻起解挾與偕行法不能阻程恐在途遭辱即入室自經死

金氏上海縣庠生金應登女也美姿色隆慶中嫁富人徐第為妻第性好博宦家悍奴因誘之家遂傾其產復誘其鬻妻因獻於主主遣數十人要廹之金氏義不受辱自縊死

謹按此皆節婦遭强暴而自殺者師氏則因縣官不辯曲直而死郭氏則因縣官枉坐夫罪而死烏庫哩氏則為元帥所逼而死袁氏則為萬户强納而死項氏程氏則為胥役相凌而死金氏則為豪奴誘獻而死則當時膺民社之寄任將領之職者固皆匪人而文武大吏操官評握兵柄者何若聾瞶耶法紀衰而節義乃見是世道之不幸也節義見而風化長存是亦世道之幸也端風化者其於法紀加之意哉

吳顧承妻張氏兄溫以承為孫權所囚奪張改嫁丁氏張飲藥死

金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誓死不嫁父強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為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經死事聞詔有司致祭其墓

元齊閔妻劉氏河南人閔應募為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紿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

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闗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王宏妻李氏安陽人至正間紅巾賊起宏亡於兵李妝屍發喪晝夜哭泣李頗有姿部人爭求為妻李以死自誓人知其不可干乃白於帥帥許之李度不能支佯曰必待卒虞之後求者諾之迨期遂飯僧大作佛事散家貲翼日清晨引一老婢登古寺浮圖絕頂自投而死衆皆驚愕瘞於西門外築土為臺高數丈以旌節婦

徐仁妻謝氏上猶人名十九娘夫死夫黨有徐祥者陰許為富家妾謝聞之悲慟自縊死大德間廉訪司至縣祭之表其墓曰貞婦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有姿色至正二十二年夫歿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挾勢欲娶之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劉氏燕山人幼失父贅婿松江人初不知為亡卒而自有妻久之會赦婿謂劉曰吾歸松江當即還後竟不返

劉尋至松江壻不復認劉仰天痛哭剪髪自誦佛經行
丐於市宿嫠媼家人憐之不乏施因搆一堂製棺夜卧其中
五十餘年不易節隣火劉入棺呼曰罷物悉取去乞闔棺
以畢吾事於是與室俱燬
明吳江妻李氏餘姚人舅與夫俱疫死姑幸存有澄水
黄姓者謀娶之李誓死不從黄乃通其父詐稱母暴病
迎李歸省陰令肩輿者輿至黄氏及出輿則非母家姑
亦徐至李度不可脫乃從容請湯沐湯具求如厠久之

不出開門戸視之則已經死矣

江氏周伏受妻孝感人夫卒楚藩人林寛令魏富聘為妾江詈富甚厲寛强遺帨巾江乃整衣拆籬走哭夫墓沉漳河死廵撫朱廷聲御史張禄嘉其節命知府劉本用取兩骸同棺瘞之表曰江節婦墓

林汝般妻王氏黄巖人生二十歸林未幾汝般卒里人欲娶之王斷髮以死自誓其父母防之且勸之力王佯許旣而防者少懈乃陰囑侍婢分其嫁時服一歸其毋

一與其妹一以為殯殮之具遂自經死

陳氏名小奴臨海人適王三狗其夫為虎所攫即攘奮悲號而往虎驚駭舍之去負夫以還夫死未幾有欲納為妾者陳不從乃致聘物促迫以歸陳度不免亟走萋巖自投而死

謹按此皆烈婦夫亡因人欲娶而自殺者夫從一而終固婦人之道然以禮聘娶與強暴相凌者不同向使志節少萎者處此借聘娶之名必蹈失身之辱矣

乃諸婦屹然不移殺然就死或奮志而立決或設計以潔身傳曰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諸婦有焉至燕山劉氏為夫所紿而又棄之乃五十餘年不改節斯更難矣

宋羅李二氏保昌人宋末賊掠其村二婦義不受辱投水死

金樊婦蒲氏行唐人嫁未幾夫卒誓不再適時有山寇逼求為妻蒲氏投崖下水中死鄉人號曰義姜稱其水

為玉女塘

元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元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携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女投河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至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偕夫妹出避隣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

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廹妻之三王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為女妝殮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而瘞

明何氏廣昌人魏麗妻年二十五喪夫矢節正德辛未流賊猝至家人各竄去何攜幼孩走依母家途遇賊掠之行奪其子刃之何投水死

謹按水之止也鑑萬形而畢徹有不可涌之德焉水

之流也經百折而必東有不可屈之性焉是以比君子之心者恒曰如水古之賢人亦多有指水以旌心者考宋元金明諸婦遇寇而死於水者潔身濁俗矢志重泉素心與水同清芳名與水俱永矣

明高氏真定深州人適清河李茂茂充吉安衛總旗隨馬病卧高奉湯藥不離左右茂亡悲泣甚哀乃盡散家貲為喪具復買一官棺置戶側至夜深沐浴更衣自經死與茂合塟洪武中旌表其門曰貞烈

熊氏名㱃奴豐城余繼妻年二十一歸繼繼疾度不能起語以備後事熊出篋中衣對繼紉定每襲為二泣且謂曰即有不幸吾當服之以俱死不能獨生繼卒熊視殮畢閒家人議舉棺焚化即衣所紉衣期赴火家人察其意防之少懈即自縊與繼同日合葬于施家園

白氏楊蘐妻播州人永樂間蘐回自北京卒於途田聞之哭泣不食柩至自經死旌曰貞烈

謹按聖人之論曰無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豈非謂此身不可輕小信不足道乎
然在丈夫為小在婦女則大矣諸婦或許夫以死而
立踐其言或自誓以死而必遂其願慷慨激烈絶無
遲迴人之知與不知固非所計也至播州遠在徼外
永樂時聲教未及乃婦女有以節著者故并錄之
元李智真建寧蒲城人父子明無子智真七歲能讀書
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絶不茹葷三年治女
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為孝女父嘗許為

鄭全妻未嫁時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真斷髮拒之且數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道泰定間全病疫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裙相連結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杜友聞妻吳氏江陰人友聞儒者貧教授吳辟纑助之天歴間歲歉友聞竟餓死吳昆弟欲挈吳以歸吳以義折之遂相枕藉而死

明朱恚妻賀氏生三女恚病篤賀即潛匿靜室自縊家人驚救之復吞水銀求死又救之遂閉口不食不言與恚同時卒事聞旌表

劉氏名玉蘭彭澤人年十八適同邑民計偉越五載夫亡哀痛殊切圖與俱死既而翁舉夫喪劉泣告願少留

乃移別室停之劉苦塊以居悲號傷心嘔血數升父母恐遷柩藁葬劉曰吾今得死期矣遂不解衰絰七日不食而卒舉其屍袖中所遺巾帨皆夫遺物

謹按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貞烈之婦其心純乎天理情欲之念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飲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是豈易絶乎乃元之李智貞茅氏吳氏明之賀氏劉玉蘭皆絶食殉夫載在傳紀聞古之高士有辟穀以求長生者乃諸婦則辟穀以求速

死求長生者出塵之清心求速死者絕俗之大節大節在天地間千古不朽與長生何異哉

吳王氏平度州人家貧從夫秦友築治邊城裹糧以從夫亡乞棺瘞之剖心以殉時人哀之為起祠

元陳道安妻林氏文昌人元末寇亂道安陷於中欲圖賊謀泄被殺林氏瘞道安泣盡哀自咬土梗而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

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于朝命録付史臣

明孫氏恩縣人李資妻弘治元年夫卒孫觸墻而死

賈氏生員潘耀卿妻沅陵人正德中耀卿挈賈氏省父於南京至湖口耀卿卒賈即赴水女奴持之既見舅姑入室自縊以救免減食凡四十餘日絶食者累日竟自

例

謹按烈婦以死殉夫者自經絶食之外其捐生之道非一如王氏之剖心林氏之啖土劉氏之投火孫氏之觸墻賈氏之刎頸凡可以死其身者踴躍就之惟恐或晚明隆慶後數婦其所以死不傳要之慷慨就義無以異也嗟夫人誰不死茍死于義與令終等耳

隋河北孫神妻陳氏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

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元李君用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用病卒卜塟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地死衆為殮之與夫連柩出塟遂者數百人莫不灑泣

李氏廣昌人何永夀妻嫁時年十四越一年夀卒李氏

弛容釋妝每欲與俱柩前設一木欖坐而哭欖為之刓

姑病朝夕祝告請以身代姑卒哭曰吾所以不死者為

姑在也姑既逝吾何生為遂哀慟嘔血死

明應氏建寧人歸邱伯春年二十夫卒號天願同死自

投池中隣婦援出之氣息奄奄自斷左手中指置夫懷

中既葬旦夕慟哭而卒

王氏素英吉水生員周必登妻年十九歸必登弘治七

年必登以疾卒王氏誓與同死不食數日毋死歸吊語

弟曰我死屍還周氏弟方出忽以無疾終弟如其言還屍于周里人莫不悼之

謹按烈婦捐生之道非一已備錄之矣乃又有不必鋒刃水火而俄頃殞身如陳氏王氏一慟而絶李氏應氏痛哭而卒至周氏告語之頃無疾忽終此數婦者豈非至性所發棄形骸如脫屣乎古之聖人有言生寄也死歸也世俗之人於其寄者戀而不能割於其歸者避而不肯就於是有非義以求生違道以免

死者究之戀不能戀避不能避同歸於盡曷若諸婦烈烈一死其寄也非虛寄其歸也為全歸矣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啟晋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一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殉節三

元李氏南豐人曾闓妻夫死守節至元壬午葫蘆峒寇猝至甘言誘之大罵賊而死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

十年鄉民為亂徐避難於牛岡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紿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明蕭氏高安張榮一妻年二十七孀居誓不他適正德間為華林賊所執蕭怒且罵曰我誓不為賊狗辱乃斬之數斷

張氏樂平人董瑱妻年二十六夫歿以節自勵正德三年姚盜猖獗毋懼其為盜所污陰遣其子諷之改嫁以

圖自全張泣曰從一而終婦人之義靡去之一夕忽自經

林氏政和縣民范灼妻十八歲歸灼未幾夫故守節十二年嘉靖間倭陷城被執罵拒甚堅延頸就死

謹按婦人失其所天而貞潔自守斯已難矣乃元至元間則有李氏至正間則有徐氏明正德間則有蕭氏張氏嘉靖間則有林氏皆守貞於前死難於後平日則堅若金石臨時則烈同冰霜不尤難乎嗟夫士有砥礪一生名著當世而患難之際縮畜改節者視

諸婦何如也

唐羅文姬字叔善南昌人年十六適鄭氏夫病篤執文姬手曰汝盛年當别適人姬誓不嫁夫亡投繯而死

元趙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守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即自經死

惠士元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王氏曰

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愈憂士元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為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元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毁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殁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元於墓祭畢衆欲行酒王

氏已經死於樹矣

明舒貞紹興諸士俊妻年十八歸仕俊數月俊死於商其姑念貞年幼謀嫁之貞以死自誓慕貞者乃重賂其父母私盟之貞知不免紿父母治齋薦夫齋畢沐浴衣蔴自經死

張友妻洪氏歙人友死豫治塋誓必同穴姑憐其早寡無子令嫁之不聽乃陰納富人聘至期逼之洪曰嫁不辭當與夫別乃造夫墓慟哭而歸拜姑告別入室閉門

自縊

岳氏深州岳興女適傅嘉嘉病急呼岳曰爾年少善事後人岳涕泣曰吾豈忍事他人寧俱死及嘉卒遂自經死洪武中表其門曰貞烈

趙氏汶上人張鳳翥妻夫疾語趙曰汝年少雖有女不可恃以終身慎圖之趙未荅夫方迷亂趙即縊死夫復蘇家人語故夫遂瞑目

謹按世俗失耦之婦或年少無所依倚或家貧不能

自存往往忍耻再適不必舅姑奪之良人屬之也乃諸婦聞舅姑良人之命非但不從且就死若不能待豈非慮貞烈之志未見亮於尊長不蚤信於亡人乎古之烈士有自殺以明心者諸婦之心可謂明於皎日矣

漢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

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刄自誓與令傅婢執奪其刄扶抱載之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令左右辦浴既入室掩戶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北魏滎陽史映周妻耿氏年十七適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宋黃氏名桃娘德化士族女有美色年十六適同里陳德環期年夫以殺死於外母憐其少無子每迫之嫁黃知不免一日假以澣衣於門前溪側遂投水死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履簪珥以給其夫夫曰與俠少飲博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曰何迫我

如是也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

金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元薛皸妻馬氏名瑞香湯陰人幼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父母鍾愛擇婿得皸贅之生一女皸拙於家事婦翁怒責皸遂離去踰三年父母憐其幼諭令再嫁俛首不

荅乃書女無再醮之義以告父母不從乃投井留片紙於懐中書謝别之辭聞者傷之

傅氏紹興諸曁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為苛吏脅軍興期會迫死道上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棺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含曰兾復甦既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强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奪志遂大慟連日不食囑侍婢謹視之閲數日紿婢吾當浴若輩理浴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

足倒值井中乃傅氏也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葬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縊死遂與夫共葬焉

陰有光妻張氏句容人年十五歸陰氏六年而有光卒誓不改節父母迎歸許嫁尹氏子氏知乃自刎明日姑

至復甦曰不幸至此毋以新婦為念言旣而絶

明陳永娘莆田縣民許有容妻年十八歸有容不二十日夫故即自經賴姑救免守節二十三年父母勸更適遂縊死

馬德真山陰朱偉妻家病疫舅與夫偕亡姑張氏亦病篤德真艱難萬狀侍姑疾少愈而母家欲奪其志德真斷指為誓姑歿德真遂死之

童敦妻李氏名榮壽昌人年二十四敦卒營敦葬所結壙於旁喪終父欲奪其志李知勢不可遏又慮自死遺

禍舅姑家乃囑舅姑以後事泣拜而歸自經死舅姑為送衣衾及棺至遂葬於敦之旁

謹按女無再醮之義然父母或憐其少穉或憫其孤貧以慈愛之心為從權之舉非若强暴相凌勢豪强聘也使借口父母之命擇耦而適亦可解嘲於當世釋憾於重泉乃漢魏宋金元明諸婦寧死勿二考其行事持論然後知孝親者當以正愛女者亦當以正耳

元貴格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歷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格賜近侍茂罕茂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格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茂罕於廳事如厠自經死

宋北辰烈婦楚州淮安人有美色夫為小商載之同行至北辰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假貸為喪費恃有恩顧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日復墓以歸見勢且迫遂號哭赴淮水死

明石門烈婦湖州人正德初湖州饑婦與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婦有殊色市人欲挑之與之食不顧與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伺夫與姑不至及三日聚觀者益衆乃從橋躍入水中死

王氏吳忠妻吉安人家甚貧正德初夫疫死婦無依有欲収之者婦不應乃為麥飯瘞夫塚前痛哭良久以草簀裹身自沉溪而死

謹按人雖至剛臨以之法則必畏性雖至正感之以

情則必移責哥以夫得罪籍沒詔賜近侍此法也登車再適當亦不失富貴而責哥寧死不顧至假喪費救饑餓是亦近情之事而諸婦終不為動此其剛正之操豈非大過人者哉古之聖主罪人不孥古之賢人救困窮而不望其報葢深有見於行法用情之道爾

元衣氏汴梁孟志剛妻夫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衣氏紿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

匠者如其言是夕衣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鄰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經死同棺而殮

李青妻張春兒葉縣人年二十青疾急顧春兒曰吾殆矣汝善事後人春兒斷髮示信誓不再醮尋青卒春兒號慟幾絶囑匠大其棺以納夫服御弓劍既殮乃自經鄰里即用此棺同葬之

明張氏太康人晉嵩妻生女甫一歲嵩病急曰我死後

寡守何如張痛哭不言私命匠人造大棺殮畢自縊同棺而葬

謹按傳稱夫婦同穴之義不過共歸黃壤而已死或異時殮每異處乃諸婦皆囑匠氏製巨棺自經同殮其蹟不更奇乎夫人之相與情與義而已情之昵者有時而間義之篤者無時而離諸婦之相隨不捨豈徒伉儷之愛哉義之所至而情至焉是可嘉爾

唐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保晦歷校

書郎黄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封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慟而絶

宋師氏二女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長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

方城縣會賊朱顯忠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强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其妹抱其姊亦助而罵賊并遇害土人收葬號曰正女

金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刼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醫療百方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重以

崔立之變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於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絶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元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為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

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吾得報汝當臨汝矣遂遇害僧見許氏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焉

謹按士大夫長自名家出於貴族者多矣患難之際神志撓阻不暇顧其名節況能顧其家聲乎乃唐之封氏則以身為公卿衣冠之女宋之兩師氏則以身

為中朝言官之女皆不受汙辱毅然就死金之聶氏其父死難元之許氏其從父為名臣亦皆捐軀赴義可稱無忝向使諸女怖死失身豈不為家門大玷哉然則名家貴族非惟當誨子以義方亦當教女以貞烈也

晉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仕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為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宋李氏大將顯忠族妹顯忠南奔家屬悉遇害李氏國色也金人欲私之不從乃縛樹下命左右射其臍罵賊不已而死

晏氏丞相殊之曾孫女建炎間兵至揚父孝廣為縣尉死難女年十五有美色兵得欲妻之女即延頸求死兵殺之

趙氏貝州人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哭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

不得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於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污辱至此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

元周氏紹興新昌典史如砥女也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於邑西之客僧嶺女為

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為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
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
明劉氏濰縣人靈山衛指揮劉奇之女正德六年為賊
所執大罵觸石而死
謹按此皆文武職官之女及妹未嫁遇兵而死節者
尹氏父為太守周氏晏氏父為縣尉典史李氏兄為
大將劉氏父為指揮其秩之崇卑不齊乃考諸女行
蹟至於斷頸射臍裂屍曾不少懼於父兄可謂有光

若自裁以免辱而決家族之無虞又何明也嗟夫士大夫身致高位或泯没無稱乃諸女之父兄附貞媛而名不朽然則光前耀後何獨烈丈夫哉

唐何氏女餘干人年十六為黄巢所執駡賊不受污遂死之

宋程淑清女歙人時方臘寇亂女年十七遇賊賊善誘之女奮駡不屈斷其鬢女駡不已遂遇害

董氏女滕縣人許適劉氏子未婚為盜李昱所執悦其

色欲亂之不屈遂斷其首

陳氏女婺州人年十九美姿容有盜執之植白刃於女旁曰從我為婦否則頸血染此鋒女厲聲請受刃盜因殺之頭墮地轉動血逆流面如生怒目不瞑於是浮雲晝晦白日無光狂風震林木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納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從度不能脫紿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

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明高烈女寧縣人年十七有美色盜起匿巖穴中盜詰其弟得之高曰我在室女未受父母命豈可擅事人盜甘言誘之再三高曰吾寧死不屈盜強之高大罵不服捉刀欲殺高忻然受刃遂遇害

雷毛姑桂陽人雷廷惠女天順中猺獞破城人民奔竄父母疾不能行毛姑獨侍父側哀哭被執欲污之罵賊不屈而死

劉氏名美玉父俊為博平生員正德間賊殺俊女以身蔽之賊脅女以行女罵曰恨不殺汝豈同汝行遂殺之

謹按此皆未嫁之女遇兵亂而被害者夫女未適人猶士未服官也當兵戈搶攘之時搢紳執節殉難纍纍不乏士之死者雖間有之然或訏為苦節矣乃唐何女宋程女董女陳女林女明高女雷女劉女皆就刃如飴之死靡悔甘言不能誘威武不能屈豈不與古之烈士齊芳千載乎

五代何氏女　江陰人為江賊所掠欲汚之何曰當修容以見須臾盛飾立於舡首駡賊赴水而死後人為之立祠

宋杜氏女金華人二十未擇配宣和間里有悍賊謁杜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否即族滅矣舉家驚泣因窑詢其女女即應曰舍一女寛一家曷為不可須我浴更衣以出遂趨浴具賊相歡笑以俟女浴畢盛飾登几而立繫帛於梁縊死毋惶遽號呌屋瓦皆鳴賊驚駭舍去

鄭氏女名貞福寧人少端莊不妄言動許里人林淼未嫁德祐元年貞年十八元兵南下兇徒四起俘掠鄉邑貞獨居一室懼其汚已取剃刀自刎而死

元王氏女名安哥偃師人天歷間從父避兵山洞兵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汚之安哥不從遂投澗死有司言狀表其廬

王妙璘海康王谷榮女至元間為猺蠻所掠將犯之乘間投水死有司嘉其貞烈立石志之

張氏女高郵人元末兵亂賊知女有姿豔叩其家索之女聞賊將害父母乃出拜賊賊即伏地拜其父母而以女行女欣然從過河橋投水死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避難勿以我為憂須臾於後園自經死

趙恭女官奴晉州人年十七恭與父宏毅俱死國難方

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官奴曰我未適人避將安往嫗力挽之官奴曰人生世間即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縊死

明張禄女永城人正德中賊陷城女投井死賊怒出其屍磔於市旌曰貞烈

謹按貞女遇害而外又有自裁以明節者安哥妙璘則被執不屈而死何氏趙氏則紿賊全節而死鄭氏順兒官奴則賊未至而懼辱先死杜氏張氏則免舉

家全父母而身自就死夫在室之女如璞玉之未剖花蕚之待舒何遽自甘摧隕耶然諸女見之審矣偷生者雖皓首非壽死義者雖青鬢非夭善乎官奴之言曰人生世間即百歲亦須死奈何戀有盡之軀而遺無窮之臭乎

北魏涇州貞女兒氏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素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

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止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

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元林娥古田儒家女也時邑有建寇之警民皆避亂山間娥為强暴所迫露刃臨之欲加汙辱娥毅然不屈遂遇害

朱四女平湖朱柄少女年十六許姚氏父卒無子女依寡母盡孝養愍少邱鍾乃其姊夫謀欲私之强附同居數挑以言女即大驚詈罵痛哭於庭自嘆無父之女為所凌如此至夜縊死父柩之傍

謹按烈婦之死於強暴者旣備著之矣乃未嫁之女遇強暴而不屈北魏則有兒氏元則有林氏朱氏明則有竇氏或死於威迫或死於強娶或死於惡少皆大節皎然至於拒已聘之夫而不從野合其見義尤明而執節更異矣嗚呼士之讀書知禮義者愼毋懐苟且之心安卑汚之習而反出女子下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

十八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宋葉氏二女泰寧人紹定巳丑寇犯邑二女與嫂義不受辱迺以衣裾相結投溪而死邑人鄒應博為立祠額曰葉氏三潔

元錢氏二女嘉興人錢子順之妹至正中紅巾賊至相與結裙投河死其後子順妻俞氏亦守節得旌人稱其家二貞一節

湯綺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綺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龍興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

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

明雙貞女不知其姓盱眙何雄育為已女正德辛未歲饑雄欲鬻於娼以覓厚利二女知之一夕以巾聯兩臂投淮河而死嘉靖十年詔立廟祀之賜額雙貞

謹按易之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言他時所適不同則平日所志各異也乃唐宋元明未適之女姊妹殉節者凡若干人立志則同其堅貞行事則同其勇決雖雙珠不足喻其珍合璧不足方其潔矣自

昔士君子同氣之美或文章相等或爵禄並崇求其以雙節著者不可多得乃得之女子不亦難乎向使一潔一污非特幸生者蒙惡名即獨死者有遺憾矣故備著之使為女者知所取法焉

宋王粉兒汝州人許嫁同里張得山未行而得山死粉兒即詣柩旁慟哭幾絶既葬復於墓所奠哭遂自縊青楊樹下

元劉貞女字懿文新淦人及笄父許婚趙國子未嫁夫

卒父將他適懿文曰曩許趙氏義不可再乃投井死

明黄氏女名千金潛山人許嫁張生大中未婚而大中卒父欲改議千金曰天有二日乎父卒事母孝邑中有求聘者母許之千金再拜而起伏父木主前號泣以簪刺目逾三月而卒時年十九

聶氏名妙真樂安人年十五納同邑王所聘未嫁而所亡涕泣欲往吊父母不可聶曰兒雖未入王門然既以身許之不可再醮遂闔户自經死以其喪歸王氏合葬

蕭山孫氏許聘葉氏未幾聞夫病篤孫即潛製斂具囑父母令納葉棺尋忽自盡

葉貞女名兆姚南昌人聘新建李光庭光庭卒女年十三先期夢光庭騎白馬衣素入其室越數日訃聞傷悼誓不改節父母憐其幼強爲轉聘女聞之即於密室自縊而死

易妹貞聘儀賓子楊鐶未婚鐶卒妹貞聞訃墜樓幾死誓不再夫奔弔楊氏舟至河索夫神主成親迎禮用小

竹轎抱主入柩前行合巹禮朝夕哭奠及朞年夜焚香
畢自縊於夫柩前事聞旌表

謹按女子既嫁從夫夫亡與亡亦不易矣況聘而未
嫁乎審之於禮既與配耦不倅揆之以情亦且綢繆
無素乃宋元明諸女以死殉者凡若干人皆謂身既
許人義不可再是何律身之嚴而守義之重乎至於
製夫之斂具發奇夢於生前行婚禮於歿後尤足昭
盡禮而徵致誠矣或曰諸女雖不死誰或議之嗟夫

恃不議而自恕終爲庸人而已安得有竒節髙行哉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

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魏勃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慟而死

漢吳人許升妻呂榮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遭羣寇欲犯

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賊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向氏長陽人建炎中保山寨以避寇賊皮仲破寨向義不辱被殺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踵向之子後誘賊醉而殺之以復母仇

南劒州小常村婦人建炎四年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婦逼脅欲犯之婦毅然誓死不受汚

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屍所枕藉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則濕宛如人影往來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

元柯節婦陳氏長樂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刼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耶既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

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殮之

明祝氏鉛山人傅岡妻傅歿祝年二十六姑議改嫁祝泣辭甚確姑竟欲奪之聘至祝佯為閉門檢飾朕竟赴河邊抱石而死是秋大旱知縣張昺禱不應乃集耆老問故有以祝氏節義告者昺即具牲醴為文親詣死所奠之是夕大雨祝之死處水深莫測後湧洲俗呼為婦洲

吳氏封邱人庠生彭儀妻儀卒守志不三載而姑亡子死其母欲改適吳即更衣沐體潛行至夫墓以手刓墓側土崩尺餘欲進不得痛哭淚竭繼之以血自縊於棠樹而死時仲冬棠復生花盛寒不隕人謂貞烈所致成化中受旌

高氏婦高郵人携其女從夫避亂見道傍空舍入其中賊將追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纏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告曰我已

縊死彼舍

齊氏曹旺七之妻餘干人正德間盜猝至曹氏室齊走匿草莽中賊搜得曳之去齊哭且駡沿途援竹木不行抱樹大駡求死賊刺殺之夫收其屍創痕不漬血怒氣勃勃如生

謹按人之精誠既至未有不可以動天地格鬼神者如杞梁妻及祝氏有崩城湧洲之異呂氏有風雷晦冥之異吳氏有棠樹冬花之異豈非烈氣之所感哉

向氏白乳流吭齊氏創痕不漬血小常村婦屍迹雨

則乾晴則濕是皆英靈特異至劉氏夢想而知夫死

陳氏形見其父高婦夢告其夫孰謂死者無知耶故

彙其神異之蹟著之

宋王貞婦臨海人也徳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舅姑與

夫皆遇害主將見婦晳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

挽不得死夜令俘婦雜守之婦乃佯謂主將曰若以吾

為妻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皆死而我不

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為期服即
惟命茍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
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
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詩於崖石上曰
君王厄運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
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珠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
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
死血滲入石間將陰即墳起如始書時不為風雨剝蝕

峽丞徐君端樹石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泰野不華守越日爲立廟像鄉之人表曰貞婦易嶺名曰清風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丞相琦之裔也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岳州徐君寶妻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妻有令姿主者不忍殺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强馬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焚香再拜黙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一詞於壁上題已投大池中死其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緑窻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

物掃地多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蘭氏江西吉安人為鄜家婦陳友諒部遣鄧平章陷其縣屬帥聞蘭有殊色將納之蘭曰帥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為婦者若干年矣與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乃為帥婦帥許之服未終移兵別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諧吾婚乎蘭曰諾既而帥他適使二卒守之蘭曰為取雞酒具香火

今夕吾為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兒嚙指血書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黄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先刎二子即自刎帥返詢二卒卒指壁間題帥倩人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立廟旌表

花山節婦髙淳人至元間為兵所逼至崇賢鄉碑亭橋嚙指濡血題詩亭上有云遥望花山何處是遂自縊死

節婦劉氏大同人至正戊申年秋與姑華氏俱爲河南軍帥所掠苦被驅迫姑因謂劉曰汝芳年柰何劉曰有死耳姑曰刎無刀縊無索柰何劉曰當激賊怒以就死耳遂相與大罵遇害時年二十二嘗賦庭栢以自況有既保歲寒心不在遐年壽之句

何氏衢州龍游縣儒家婦至正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曰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題畢投江而死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畧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於旁近山谷賊持刀欲殺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乃厲聲罵賊投於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陳淑真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隆興淑真七歲能誦詩皷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鄰婦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絶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

謹按此皆烈婦臨死而題詩詞以見志者或全篇具存或僅傳一二句其千古不磨則一也夫婦人女子

習禮明詩固已希覯而又發為激烈之音表其堅貞之志即與孔子所定三百篇同垂天地間豈多愧乎至陳淑真七歲能誦詩聞冦至彈琴終曲從容就義亦可謂因聲見志矣